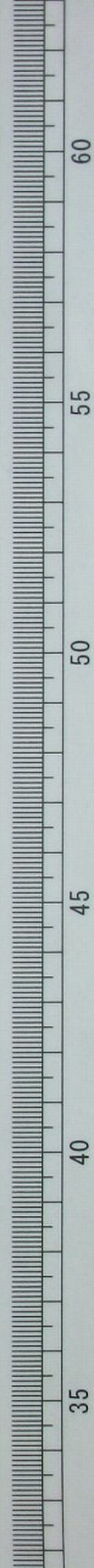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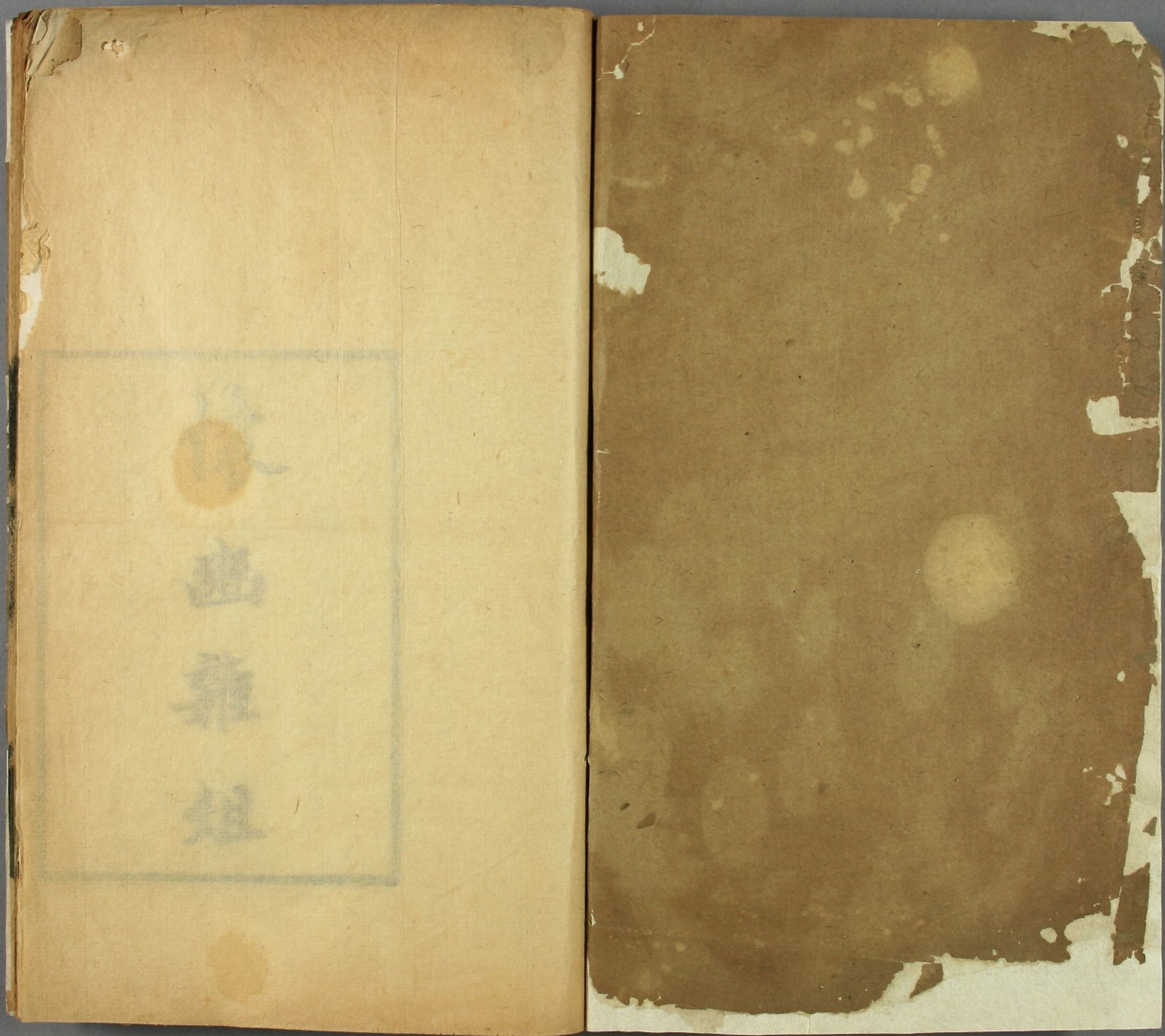


崔府君祠錄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71





懷
幽
雜
俎

宣統辛亥秋七月為
積餘仁兄觀察屬題

樊山樊增祥

弱不好弄雅事丹鉛精鈔舊槧相對怡然師友叢稿
亦供潛擘碎金零璧光無久湮如鼎一鬻蘄屢時賢
爰撮其目授之彫鐫工既竟時官白下署有懷幽園
卽以懷幽雜俎題其端云辛亥孟夏南陵徐乃昌記

鄭烜崔府君祠錄一卷

姜紹書瓊琚譜三卷

羅聘我信錄二卷

焦循花部農譚一卷

梁紹壬兩般秋雨庵詩選一卷

志銳張家口至烏里雅蘇台竹枝詞一卷

李葆恂無益有益齋論畫詩二卷

朱祖謀欒鞠錄二卷

左輔念宛齋詞鈔一卷

吳豐本海漚漁唱一卷

文廷式雲起軒詞鈔一卷

朱和義新聲譜一卷

雀府君祠
祀嗣籙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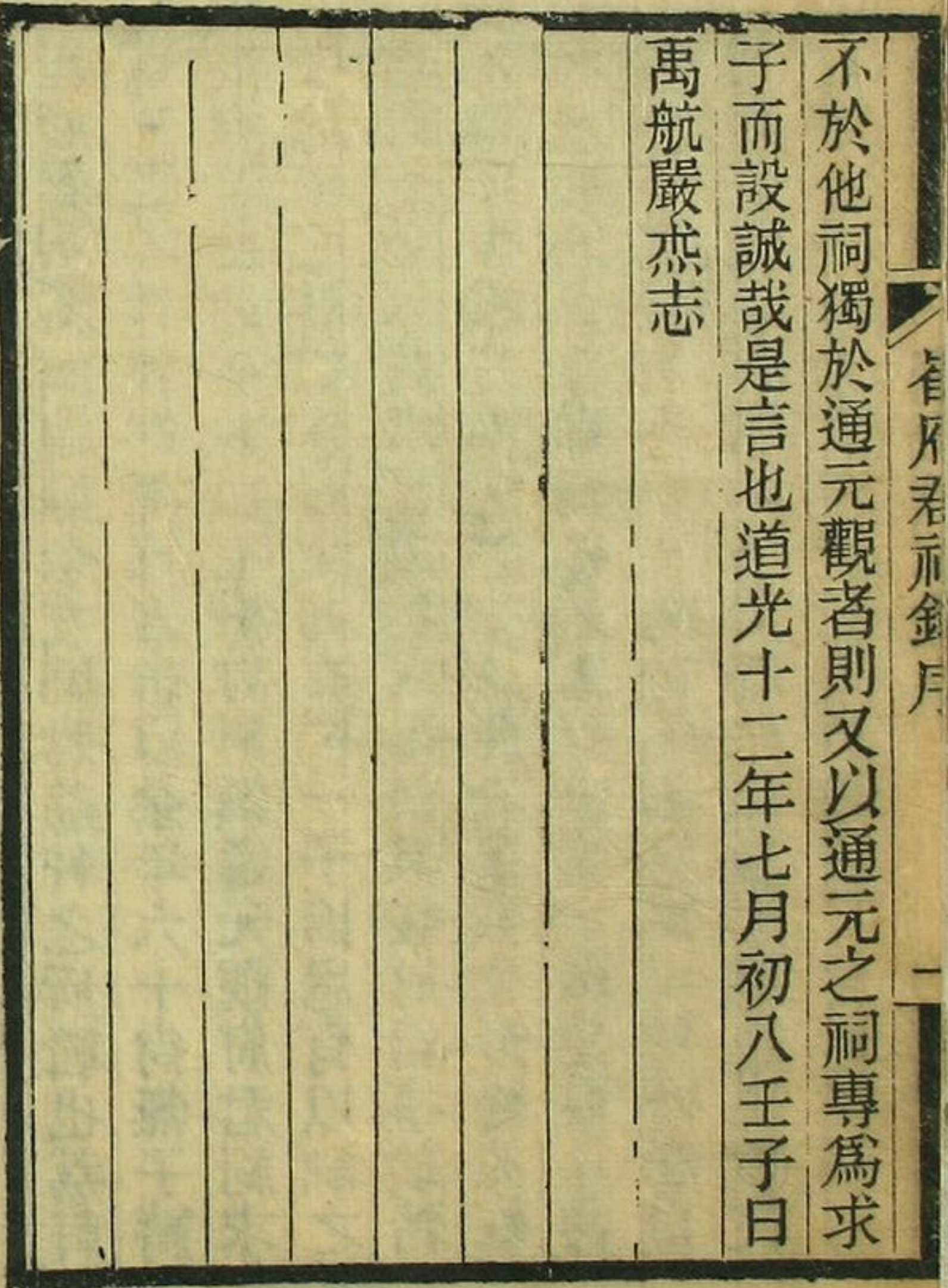
崔府君祠像

宣統元年
 季三月初
 三十一日
 南陵徐
 了昌校刻

崔府君祠禱嗣集錄余友鄭君荔軒之所輯也荔軒
有子而不育懷惻莫釋因告以余年六十尙無子禱
於府君而始得并以毛檢討所撰通元觀府君祠求
子記示之荔軒往祈焉而亦得一子因思有以酬之
遂輯此錄以府君宦蹟始末附於其後府君事蹟著
於隋唐宋樓攻媿記孝宗誕育於嘉興先形絳服紅
羊之夢此其最著者也咸淳臨安志云顯應觀在湧
金門外紹興十八年又建於城南包家山明時在白
馬廟巷見夏時湖山百詠卽今之通元觀是也檢討
記載丁禮部云宜禱以壬子日則以壬子所構祠而



不於他祠獨於通元觀者則又以通元之祠專為求子而設誠哉是言也道光十二年七月初八壬子日禹航嚴杰志



崔府君祠錄

錢塘鄭煥輯

懷幽園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云顯應觀在湧金門外始紹興十八年詔有司建觀於城南包家山以奉磁州崔府君注云東漢崔瑗子玉也按後漢書崔駰傳云瑗字子玉果如注云則宋詔不得云史佚其傳二十四年分靈芝佛刹之半移建今處在湖之東水四面遶觀額本宣和所賜靖康閒高宗皇帝出使至磁州神馬引而南建炎初秀王夫人夢府君擁一羊謂曰以此為識遂誕毓孝宗皇帝由是累朝祠祀彌謹中為顯應之殿其神位曰護國顯應興聖普佑真君

高宗皇帝為書殿扁且揭以御名昭其敬也孝宗皇帝為書瓊章寶藏理宗皇帝書洞古經刻之石嘉定三年樓鑰奉詔撰觀碑

吳自牧夢梁錄云六月初六日敕封護國顯應興聖普佑真君誕辰乃磁州崔府君係東漢人也朝廷建觀於閭門外按清波門俗名閭門聚景園前靈芝寺側賜觀額名曰顯應其神於靖康時高廟為親王日出使磁州界神顯靈衛駕因建此宮觀崇奉香火以褒其功此日內廷差天使降香設醮貴戚士庶亦多獻香化紙宋張清源誤雲谷雜記云孝宗本生母張夫人一夕

常夢絳衣人自言崔府君擁一羊謂之曰以此為識已而有娠及孝宗誕育之際赤光照天室中如晝時秀王方為秀州嘉興縣丞郡人皆以為丞解遭火久之方知為張夫人免身是歲丁未其屬為羊又有前夢之應故孝宗小名曰羊

宋董嗣杲西湖百詠云崔府君祠在顯應觀內東漢崔子玉也傳為磁州府君紹興中建靖康閒思陵使至磁州神馬引而南建炎初秀王夫人夢府君擁一羊曰以此為識遂育阜陵嘉定閒樓鑰奉詔撰碑述神靈甚詳且謂史佚其名非崔子玉也詩云靈休遠

被衛行都陰有元勳夢又符引馬擁羊昭景貺立碑
建廟述嘉謨九陵荆棘年空往十里笙歌景不殊莫
倚西齋闌檻去斜陽無語滿錢湖明陳贄和韻云東
漢明神護宋都深宮曾有夢相符試看歿後昭靈貺
定是生前著顯謨金石文章千古在江山景物四時
殊忽聞闌外鳴簫鼓畫舫何人去泛湖

明夏時湖山百詠云崔府君祠在城南白馬廟巷是
也本磁州神陰翊有靈遷此詩云靖康陰翊顯磁州
嘉定褒封到此邱朝市幾更神社在誼誼鼓遂賽春
秋

顯應觀碑記

嘉定三年十一月朔制詔臣鑰顯應觀爲國家集福
之地自建立以來未有爲之記者汝其碑之文成朕
當書其額宸翰下頒昭回之光輝耀千載臣旣承命
謹拜手稽首言曰百神在天地間昭布森列皇朝咸
秩無文非有功不祀其閒靈效顯著遐邇奔奏者不
過數處而護國顯應眞君其一也眞君崔姓廟在磁
州旁爲道觀河朔人奉之五百餘年矣靖康中高宗
由康邸再使金磁去金營不百里旣出謁祠下神馬
擁輿胼胝炳然州人知神之意勸帝還轅孝宗誕育

於嘉興先形絳服紅羊之夢按宋孝宗生於丁未屬羊楊誠齋賀光宗誕辰詩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誕辰三世總丁年謂高宗生於丁亥光宗生於丁卯與孝宗而三見劉一清錢塘遺事附識於此生有神光燭天之祥此皆其最著者也中興駐蹕錢塘初置觀於城南尋徙於西湖之濱分靈芝寺故基為之祠宇宏麗像設森嚴長廊靚淡采繪工緻鐵騎戎卒左出右旋戈鋌旗蓋勢若飛動敞西齋堂以挹湖山之秀為崇佑觀以處羽士之流稱其為大神之居高宗脫屣萬乘嘗同憲聖臨幸以丹堊故暗賜金藻飾一新既又三十餘年矣皇帝皇后聿追祖考之意載命興葺復賜緡錢二萬俾都監右街鑿

義主管教門公事明素大師陳永年買田以增齋供之費所以妥靈而錫福斯民者甚至誠不可以無紀也竊考神之所自不知者以為北魏之伯淵其知者以為後漢之子玉雖皆名公而實非也續會要等書亦不詳諦或誤後人唐武德元年置磁州貞觀元年州廢而以滏陽屬相州至永泰初始復舊仁宗實錄景祐二年封崔府君為護國顯應公且言府君貞觀中為相州滏陽令再遷蒲州刺史史失其名在滏陽有愛惠民為立祠後因葬其地咸平二年始賜府君之廟而京師北郊及郡縣奉之如嶽祠至是因民

所信嚮而封崇之故詔曰惠在滏邑恩結蒲人又曰案求世系雖史逸其傳尸祝王官而民賴其德使果爲子玉與伯淵安得謂史逸其傳歟元符二年卽舊號封王大觀賜廟額政和賜冠冕七年加封護國顯應昭惠王宣和三年郡守韓景朝辭承上命葺治祠王曰敷靈觀曰顯應且按舊碑爲之記其說畧與實錄同又言唐太宗夢得之俾詔入艱刺蒲州河北採訪使因命刑曹曹弋編錄神之靈蹟五十餘條傳於世清熙十三年奉光堯聖旨改封眞君然至今以府君爲號尤見其本於爲令也初命延福宮使安德軍

承宣使張去爲爲提舉官傳子及孫延慶復庇此職宣力於觀爲多道士初置十餘人今益以眾田止百餘畝今益以廣啟觀門而許士庶祈禱咸有定期季夏六日相傳以爲府君誕辰都人無不歸鄉駢擁竟夕尤爲一時之盛孟冬十日又謂爲府君朝元之節或云以是日上升禁庭皆設齋醮北人之寓居者是日亦必至焉乾道六年遣使賀金國正旦臣以假吏從行過磁使介而下相率望拜於驛中蓋往來者必致敬行則先禱於西湖之祠歸則潔修以謝之臣謹摭其始末之實爲記而又播以詩云惟漢之司農兮

著遺愛於桐鄉使葬我於桐兮必時之奉嘗翳神之
仕兮於滏之陽惠及斯民兮久而愈彰擢刺河中兮
任河北之採訪生則祠於舊邑兮歿又冢於其冢神
之既遠兮雖尊以姓而逸其名神之威靈兮信千載
之流芳謂子玉與伯淵兮皆流傳之渺茫獨昭陵之
詔錄兮載顛末之爲詳北方之人兮謹廟食而自唐
膺累朝之封賜兮誠有赫兮龍光功在社稷兮著明
效於靖康神馬乘輿兮實顯應於高皇始孝宗之方
娠兮夢絳衣而擁紅羊迨震肅之夕兮又神光而發
祥敞祠宮之百楹兮繚千丈之周牆儼像設之雄尊

兮煥金碧之輝煌仰皇明之臨御兮未嘗求福而專
鄉迺奎畫以寵嘉兮燦鳳翥以龍翔前三茅而後太
乙兮與四聖而相望肆陰陽而默相兮鞏國勢而無
疆上宮掖而下士民兮藉神庥而膺禳偉明神之英
列兮夫豈斂惠於一方願謁於上帝兮埽欂櫨而殄
豺狼吾君將中天下而立兮開壽域於八荒神亦歸
其所兮報何可忘宋參知政事樓鑰撰

護持靈惠齊聖廣祐王廟碑記

磁有神廟峙於東門之內曰靈惠齊聖廣祐王由古
及今歷代之君封加享祭恩禮不衰由近及遠四方

之民奔走祈禱敬信不忘其靈驗可知已王姓崔諱
珏顯名於隋唐之間爲淦陽令有神政太宗朝召拜
蒲州刺史卒於官臨終遺命歸葬淦陽淦陽隸磁州
爲倚郭縣磁人思其德立祠事之如生後唐天祐十
二年郡將靳侯遷神像於法觀其汛掃香火之事道
者主之宋咸平元年召守臣入京蓋有宣室之間遂
命劉蒙正大修神宇榜曰府君之廟右正銜知制誥
趙安仁奉敕撰文泐碑景祐二年封護國顯應公元
符二年詔以神之威力變化其爵弗稱乃卽舊而王
之尋加昭惠袞冕儀衛一遵禮秩大觀二年太守韓

景奉旨益崇廟貌御筆書額以賜之景勒之於石復
之以閣徽欽板蕩閣燼石存金有中原以衡嶽在宋
境金王權行南嶽事謂之亞嶽泰和元年郡幕官實
衍發所瘞墓誌於西閣得王之世系靈異事爲最詳
因請上黨簿潘希孟記之潘亦磁人文章德業爲當
時冠金末兵亂廟圯記完國初以武功定天下禮文
未遑時則有五路萬戶開府史公天譚首命本州長
官杜任水軍總管劉涉等力爲修葺迨於世祖皇帝
百廢俱舉禮望祭秩徧於羣神越至元十三年趙宋
告亡地盡南海十五年歸嶽祀於衡山改封王以齊

聖廣佑之號與五嶽歲時同致祭焉今皇上登極以來敬神保民道被幽顯其自古聖帝明王忠臣烈士祠宇所在恩渥有加元貞二年春平章政事榮祿安公祐奏請加封天子允之詔曰有功則祀古今之常經無感不通神明之至德齊聖廣祐王禮嚴祀典名著史編歷代褒崇洋洋闡靈之如在生人嘉賴簡簡垂惠以無疆曾司衡嶽之權久重滄陽之鎮靈懿夫人夙稱柔則克配英風玉燭均調順陰功而內助翠帷肅穆佑多福以旁周宜並錫以嘉名用茂揚於休聞於戲渙其大號既遺爾家室之榮享於克誠益贊

我山河之固齊聖廣祐王可加封靈惠齊聖廣祐王靈懿夫人可加封順祐靈懿夫人主者施行有司欽承以牲牢備物宣讀詔文致告於廟三獻禮終韜置神室尋復奉詔護持禁約毋得侵褻廟主提點頤貞太師趙宗貴提領純和太師梁宗正因議墓勒貞石金相蒙古本字於上漢譯隸字於中記文於下植諸殿前昭神威而侈國賜禮也大德三年州之耆老復以廟制未極崇貴乞官爲修理州聞之廣平路路聞之中書禮部部聞之省令平章政事榮祿梁公德珪久歆神明遙領外護援據典禮奏從其請爰降中統

楮幣一萬緡期於新完而後已是行也提領梁純和
實來京師因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淦陽安公祐遣
詣史館言於王德淵曰子嘗居磁州親際耳目於神
爲鄉人今載筆翰林職掌紀述於國爲史氏以公以
私記將安往予聞之悚然不敢以蕪陋辭則應曰諾
謹按周官曰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祀典曰禦
菑捍患有功於民則祀之儻有功不祀是爲慢神無
功祀之乃爲淫祀非惟宗伯之失神亦不以爲榮惟
是王祠兩場疫癘有禱輒應福佑方面功不爲輕神
之受享國之奉神可謂兩無愧矣是碑之立非徒街

目實使人人瞻誦而生敬心違觸不恭國有顯刑神
有冥禍可不戒哉其見於潘碑者茲不疊出翰林直
學士奉政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王德淵謨前集賢
學士通議大夫劉愨書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平
章政事預中書省事何榮祖篆額至大二年仲冬上
旬七日承直郎廣平路磁州知州兼管本州諸軍輿
魯勸農事劉大本立石

通元觀崔府君祠禱嗣記

丁禮部以六十七歲舉一子其前一年亦既舉于矣
而未育也泣曰吾已六十六年矣今而後能再舉哉

夜夢輦轎行由巷而門拾級登觀神於中庭而列炬
焉詢之曰崔府君祠也拜且起見槃中舉一兒置神
案間私念此兒僕抱與誰則受之頃之有盛服而拜
於下者小妻也喜而醒以問左右左右曰有之此間
崔家巷有崔府君祠當是也及至巷不是入其門不
是登其庭不是見庭所貌神俱不是再拜而出居無
何以他事至通元觀觀傍有神祠則崔府君也自入
巷至觀目甫接而心記之而由觀而門而庭而神則
歷歷皆昔所見者即案舉一槃尚坐一兒於槃間遂
禱之而歸而婦有娠及彌月而生一兒所謂六十七

歲舉一子是也乃子甫歸沐亦六十六年矣其前一
年生一女而育之年老難再舉禮部曰崔府君神可
禱也因告以夢且曰府君以王子日禱之當應雖然
宜有以酬之子曰吾將爲文記此事以代酬可乎曰
可因禱之而彌月而余亦舉一子恍神授者于思古
祈子祠原有釋老降生宣尼抱送之說顧三代所記
動稱高禘子不知高禘爲何如神而嗣此或祠子母
唐皇甫觀察祠九子魔母爲生一男是也或祠神嫗
齊張敬兒拜三公爲妾祈子於新林廟嫗是也母與
嫗職孕則祠之宜府君何如神而所司在是按府君

諱珪彭城人唐磁州刺史也少曾舉孝廉為淇縣令能捍水災以生有異政死而為神相傳安史之滅神寶祐之故在唐世已早有護國威靈之封祠之河濱暨宋高南遷禱宿祠下而神助以馬俗所稱泥馬渡康王者是也故宋祠府君一建顯應神觀在西湖傍一建白馬廟巷於吳山之麓以為白馬顯應當兩祠之名勝之地以答之杭之有府君祠實自此始若夫崔府君巷則展轉分祠雖至以巷名而非其舊也然而禱嗣何也考通元觀志府君之父諱讓者五十無子禱嗣於北嶽夢上帝賜之雙玉因名府君珪而字

以子玉寶隋開皇三年六月六日事也

神以是日生暨南

渡祠此則高宗張后夢府君饋羊而孝宗以丁未年生因以府君為列朝祈子之神累封護國顯應昭惠王逮元嗣統復封齊聖廣祐王敕遍祠天下視之五嶽暨明代錢塘少宰李旻亦五十無子禱於府君夢賜之棊因生子名棊乃厚德府君而別祠之今通元之祠是也祠近白馬廟而觀地高敞可饗神少宰李君白之杭太守滁州孫君太守孫君又白之參政蔡君乃於嘉靖王子構祠三楹於觀之東徧而大鴻臚錢塘張君亦以禱嗣故親刻神像而供於其中然則

禱嗣而應固神所從來而禮部所云禱以王子則以王子所構祠而不於他祠於通元者則又以通元之祠爲禱嗣設故在此不在彼也然則府君之有神豈獨禮部哉自宋明迄今凡禱祀者無不應康熙庚午五月日毛奇齡撰

崔府君廟記

代

往余督直隸時於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感寒疾危甚恍惚中有以藥進者詢之曰崔府君也既飲而寤覺少瘳因訪得府君有廟在磁州亟馳使往奉牲牢以報之廟故有神異錄一冊內載王姓崔諱珏字子

玉祁州古城縣人王之考讓母劉氏厚德好施夢岱嶽神錫以雙玉乃生王時隋開皇五年六月六日也仁壽元年舉孝廉二年拜太子府傅監唐貞觀元年應聘轉兵部員外郎既而宰長子尹衛邑令滏陽守蒲州兼河東道二十四州採訪使二十二年十月十日卒於官年六十有四遺命葬磁州滏陽鼓山西河村之北滏民廟祀之至今不廢云云然後知府君之號因今於其地從舊稱也惜其事不載正史無由稽證後閱宋樓鑰集有顯應觀記云靖康中高宗再使金磁去金營不百里謁祠下神馬擁輿州人知神之

意勸帝還轅此其靈效最著者又云府君貞觀中爲相州滏陽令遷蒲州刺史史失其名在滏陽有愛惠民爲立祠後葬其地仁宗實錄景祐二年封崔府君爲護國顯應公元符二年卽舊號封王七年加封護國顯應昭惠王淳熙十三年奉光堯聖旨改封眞君季夏六日相傳爲府君生朝孟冬十日爲府君朝元之節或曰以是日上升云樓宣獻之言如此其官爵生卒並與神異錄相符則名氏確鑿可類推矣吾杭之有府君廟自高宗都臨安始感神惠敕建祠宇一日顯應觀在西湖之濱一日通元觀在吳山之麓又

有白馬廟卽所謂泥馬也附近通元明嘉靖間所置至於城西崔家巷之崔府君廟不見志乘大約因巷名而附會之案巷係宋崔清獻公舊居清獻名與之字正子廣州人理宗朝拜右丞相事具宋史今廟祀以府君位中而列公於左側是也然未有碑記恐久久誤傳余世爲錢塘里人夙戴神之德謹詳攷神之始末并附識崔清獻公舊蹟刻石陷壁以補邑乘所未備而有待於後之載筆者梁玉繩撰

神異錄

府君生卒宦蹟始末

府君諱珪字子玉祁州古城縣附郭邨人父公讓母劉氏積善好施子年逾五旬生府君隋開皇五年六月六日也府君生而穎異數齡性沈毅洞達不可隱以私二十年年十六娶盧氏仁壽元年舉孝廉二年拜太子府傅監數諫言太子不聽遂慨然告休不復出先是府君父母年五旬無子夫婦嘗夜焚香禱北辰下一夕忽宅後金光衝爍蹤之於園中梨樹下得黃金一釜父驚欲埋之母曰今旱蝗千里糴穀活民命當不負上天意也父曰善由是賑濟流離遠近賴生全者數萬計鄉里感泣曰崔公厚德而無子咸願

爲公納側室母聞之大喜父堅持不可曰天不絕吾嗣其以婢乎鄉里不能強乃請父遊岱嶽皆爲父禱其夕父夢神以寶玉進光燄閃閃曰以神瑛錫爾子歸而母亦如夢遂賑府君生之夕有異香數日不散因以夢之祥名字府君云及府君告休而歸也爲人判幽隱無不洞中如神咸勸府君仕府君不應唐太宗貞觀元年應聘轉兵部員外郎宰相房玄齡杜如晦數見府君語驚詫知府君神異後潞州長子縣猛虎爲害大吏上言房杜言府君十五年二月授長子令一年遷滏陽令滏陽與衛鄰境衛河妖爲祟十八

年河北諸路採訪使高士廉薦遷衛令十九年宰相
王珪薦爲蒲州刺史上言蒲山川曠邈民頑事劇惟
衛令可以臥治帝曰吾久欲內召復外遷乎珪復言
天下向化惟河中未消非衛令莫理也乃遷刺史兼
河東道二十一州採訪使二十二年十月初十日府
君無恙忽呼男敬嗣並隨任磁民郭憲命之曰上帝
有命吾逝矣其歸葬吾磁州滏陽西北隅鼓山之側
言訖聞空中鼓樂聲遂加冠裳束帶逝年六十有四
敬嗣與郭憲扶柩歸滏陽葬鼓山西河邨之北府君
歷縣令刺史皆有神異謹條列於後從實記錄也府

君兼神道爲治然檢身克己循循近人也而未嘗語
怪其訓子敬嗣百宇文曰無道人之短無誇己之長
施人切勿吝受施慎勿忘世態非堪慕惟仁卽紀綱
隱心而後慟謗議庸何傷勿使名過實守愚勝所藏
在德不在顯曖曖而含光柔弱身之本老氏戒剛強
行藏修大志悠久業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道益彰
行行果有矩久久日芬芳觀於斯文府君之專習庸
行可知矣敬嗣房州刺史子悅洛州司戶參軍悅子
光迪太子詹事光迪子杭揚州司馬杭子元亮禮部
尚書元亮子芻言昭義節度判官芻言子貽孫吏部

侍郎乃昌謹按府君訓子百字文同文選東漢崔瑗座右銘異者二十八字

治長子五事

縣饅頭寨有馮氏者貌美鬼魅亂之具訴府君審其狀曰三皇廟鬼使也賜之劍伺之鬼至婦拔劍投鬼鬼叫呼奔逃次日其夫至三皇廟見一鬼泥胎自裂矣

縣南留六邨有劉姓者兄江弟淮各母江母早卒淮母持家久既與其父俱逝居江一無所受淮日富盛江控淮淮曰無據府君乃幽鞠淮父母盡狀其私受淮乃懼自是無敢以幽隱欺者

縣南山南岡邨有猛虎久為民害亭長王信掘穿陷陷虎虎躍出西奔山搏樵夫康孝和食之王信使孝和母妻控虎府君曰具狀即據狀為文令吏田方焚之山曰山神無狀從虎來焚文虎咆哮躍出既蹲伏戰栗瞑目隨田方至府君令與孝和母妻質曰爾食良民罪應死今誅爾爾甘罪乎虎俯首頓地乃杖殺虎以皮償孝和母妻又為文敕山神禁虎狼蛇蟲不得擅出殘民命於是虎狼之害永息

縣民劉曾參貧無以養以菜園地五畝質地鄰陳雄作價鈔二十貫文雄即以鈔盡付參忽又為參謀曰

若得二十貫須久爲養母計若以他事耗竭或向若
貸若不能卻復不爲母計矣若存我令若母以時月
取可乎參大喜曰善善母三次取給三貫五百文後
數往取不與一日雄不在母往雄妻詆惡母大哭去
雄歸憤率凶徒毀參舍毆母死參賣菜歸母死矣雄
已去控執雄雄曰參未見雄毆其母何得釋毆死參
母者而誣雄乎既嚴鞫之無狀乃罷雄歸曰且令參
母執爾夜則參母持狀糾雄至雄無抵斷杖一百曰
不卽死爾令暴罪民間也雄甦皮肉綻裂血淋漓洞
骨至曉出通衢叫呼曰我欺沒劉曾參圍鈔更毆死

其母府君斷杖一百令暴市七日七日死於市
府君生於六月六日肅心齋戒追感父母劬勞之恩
故於是日禁止屠宰屠者申立將殺猪賽神猪脫走
至府君堂下跪申立亦至訴曰小人以母疾禱神期
以今日賽神不敢不信故干禁府君素知申立孝曰
汝誓神先禁後得無罪仍諭猪隨之歸猪入圈於西
南角跪不起申立忽憊假寢夢一神命之曰吾奉府
君旨傳東嶽聖帝敕命爲爾孝行感神明於猪跪處
賜爾黃金百金爾後改業不得仍屠殺覺語妻劉氏
果於猪跪處得金獻府君府君獎勵之曰聖帝賜爾

勉爲善可矣申立以金糴穀賑貧者盡毀屠器爲物
闔邑皆感激樂善不倦

治盜陽八事

西侯邨近鼓山產炭便鑄農器其爐場應稅納官爐
戶劉六等各奸匿黨鑄屢經官摘發不可破爐頭徐
大鑑訴之府君折斥其情詞劉六等驚阻惶惑欲辯
口結不能言乃輸狀民卽無敢爲奸僞者
黃沙村亦近鼓山周姓與吳姓各爲窑取炭吳侵周
界久相訟乃下丈其窑穴上以疆界準之吳無辯置
窑頭一公直二令後平其力役而執其程遂無爭訟

者

府君嘗與邯鄲楊叟碁一日叟僕至曰長子死叟自
若旣歸葬其子來碁僕又至曰次子又死叟涕泗數
行下痛絕府君曰忍長不忍次父母之心乎叟曰長
不類次克家也又歸葬且來且慘怛失形狀府君曰
吾舒君懷抱乎與之青鬃馬曰乘之出東門信所之
也至漳河退灘柳林側忽朔風吹沙天地冥黑叟怖
瞑目屏息又忽聞人聲喧集張目視則抵一城入市
見其長子呼之不顧曰爾夙世載渡盜我錢貨死我
於水今索錢貨足吾歸爾何子爲又至一渠見次子

臨橋上叟喜呼其名拒曰我夙負君債償完亦歸爾何子爲叟不捨號之驚覺仍在河灘柳林下方正午歸謝府君府君曰父子相見各有何述叟知府君以神化顯示不復思其子

縣南梧桐莊民陳洪與弟泛素和輯洪一日惑於其妻謫泛泛憤伺兄出毆嫂馮氏幾死佚洪具控府君令神縛泛詣堂下甘罪且致泛罪更諭洪爾友愛泛素矣惑於妻失兄弟之和乎且泛甘死爾忍死泛乎泛泣洪亦泣願相和好免泛罪其後馮氏亦感化終世無閒言

五月一日禁採捕有宋賽哥同善射人劉七住各藏弓矢出南門見一鳩棲楊樹上中之鳩帶箭飛去落府君堂前死府君視箭書賽哥名於夜拘賽哥與劉七住至罰惡司質詢前鳩飛至落賽哥頭上啄其目一青衣吏傳云二人違府君明禁射死班鳩賽哥爲首食其目劉七住答二十驚覺賽哥目痛七住體負傷各寒心悔恨改行爲善

上王邨民郭林執收家產財物弟義不得干預析居林盡匿其藏義具訴鞠之不屈府君笑曰爾謂其藏無發之者乎林且歸矣令林之宅神稽之取其簿記

示之林駭怖析產與義

府君謁白雲寺見一僧形瘦府君曰得無妖乎僧曰然有婦美貌素衣夜以漏下至府君授之杖曰擊之可滅也僧果杖擊之啼號去迄曉蹤其血蹟至常平倉側穴前死一大白鼠

一日府君忽奉東嶽聖帝旨敕斷隱巢等獄府君令二青衣引太宗至時魏徵已卒爲司命迎太宗囑曰隱巢等冤訴不可與辯帝功大但稱述神必祐也帝領之及對質帝惟以功上陳不與辯府君判曰帝治世安民之功甚偉隱巢等淫亂帝誅除之亦正家之

義也卽不名正其罪惡爲擅誅促壽而已今且君臨

天下爲蒼生主也敕二青衣送帝回隱巢等惶恐去帝行復與府君別府君曰毋泄也後帝令傳府君像與判獄神無二益信府君之通德於神明矣

治衛一事

衛河爲害泛溢橫流徧民田廬舍汨沒無涯涘死者哀號遍野日不可數計府君蒞任數日祀河以文一劍一投之立見平瀾一巨蛇浮水面寸斷害遂息

治蒲二事

任蒲公府清肅忽一緘書無人持落案上啟視則義

勇武安關王書是後常與關王見民間奸宄潛蹤妖氛掃蹟矣

后戚長孫無忌西征還府君見之曰公爲妖狐侵敗且死無忌大驚請問曰公新夫人也請相見不出府君入斬之但聞哀鳴聲遁去無忌踉蹌曰刺史神異獨無奈遁去府君曰斬之關王廟矣往視一白蒼狐斬腰死府君屏左右入殿閉門無忌突入見與關王坐語府君乃出與無忌別

附歷代封典

貞觀二十二年中丞御史高士廉表言蒲州刺史崔

珽萃二五之精聰明由於天賦鍾山岳之秀正直木於性成理陰斷陽奇功丕著乎當代誅狐除虎異政遠播乎千秋請賜封褒用彰勳績賜封護國嘉應侯敕有司建祠塑像載之祀典二十三年加封護國顯應公

宋真宗祥符元年幸孔子宅至東嶽夢府君朝參封東嶽岱山護國西齊王仁宗景佑二年封護國顯應公哲宗元符二年封護國昭惠公徽宗宣和元年封護國嘉應昭忠王重建廟增七十四司皆著府君神異之政高宗爲康王時金遣副使王雲請王入質王

崔府君神錄
至磁謁府君祠府君默令磁民殺王雲及二帝北狩
康王南渡臨大江無舟渡忽一神控白馬載渡曰臣
磁州崔府君也忽不見紹興元年加封護國顯應興
聖普佑真君

金章宗明昌二年巡狩祀五嶽禮臣奏南嶽屬宋不
獲致祭帝曰北方有歷代加封神靈顯著者可權嶽
祀矣禮臣以府君奏乃封爲亞嶽之神攝行南嶽事
重輝殿宇賜鑾儀置官守焉元太祖與金相拒過磁
敕以金盒盛香遣大臣奉牲牢致祭

元世祖至元十五年遣官祭五嶽中書省奏今南北

一統南嶽祀宜還衡山崔府君宜更封新號封齊聖
廣祐王與五嶽歲時同致祭成宗貞元二年平章政
事榮祿大夫安佑奏請加封帝敕旨曰齊聖廣祐王
禮嚴祀典名著史編歷代褒崇闡靈如在生人嘉賴
垂惠無疆曾司衡嶽之權久重滄陽之鎮靈懿夫人
夙稱柔則克配英風玉燭均調順陰功而內助翠帷
肅穆祐多福以旁周宜並錫以嘉名用茂揚於台聞
渙其大號既遺爾室家之榮享於克誠益贊我山河
之固齊聖廣祐王加封靈惠齊聖廣佑王靈懿夫人
加封順佑靈懿夫人

明太祖洪武元年敕令有司歲時致祭載之祀典
附嘉靖以來顯應事蹟

嘉靖十年太守武功盤糧於磁倉積廢屯穀府君殿
內武公至車騎關午倦假寐府君責之曰子爲民主
不倉廩是修而假我之殿庭耶我亦何所容身乎公
覺感異卽建倉具牲醴禱焉

二十八年州守沈公令機工於廟中織絹夜則息宇
下一夜雲板自擊守僧疑機工斥之既見殿扃固而
西廊下鐘亦自鳴者三衆惶懼叩頭次日沈公具牲
醴虔禱禁人不得擅入

先是城隍廟道童名和美者竊本廟神服逃之黃河
之南久之還於崇禎十三年夏四月望夜半越府君
殿後西壁盜寢宮衣物復欲竊袍服走殿中經廊門
鎖中開弛得寸許可容身入甫入身墜地而門之兩
邊夾其右膊卽手足不能動移乃叫號住持大驚執
火視始知賊也將下鎖釋之鎖牢結如鑄不可開次
日奔視者數千萬人捕廳鄭公鑄請正其罪鎖不可
開署州守董公亦禱請不可開合郡人民等祝曰此
賊罪不容赦神之威罰昭昭矣但時方炎暑若死污
神殿庭若神寬宥令正官刑以死亦罔不振惕也仰

祈一籤惟神所命籤意無忤乃下鑰鎖開鞫之賊言
入門時牽虎神持鎖擊項挾一膊夾入門內遂并手
足不能動移驗其項有痕董公命枷之通衢三日後
死

十三年磁大飢兵燹交作鄉人徙柳溪者數十家率
飢困就斃有向邑人康霖生懇金爲屠牛以償者霖
哀其就死許之夜夢至府君所府君粲然擊霖腕霖
叩頭請故府君諭自思二字驚悟汗浹背腕浮腫大
痛急寢其事腕腫遽消

順治十七年有梨園十餘人寓廟中或赤身仰體或

迎風解衣履百相戲謔無忌或歌唱淫詞達日夜住
持屢戒之不聽一日祝其師老郎壽設席飲酣各就
臥有景祥者臥殿案旁近二鼓共聞叩門聲起視無
人少頃叩益急且以煤塊鍋板穿窗亂擊祥起開門
仆地氣絕羣優起救逾一鼓甦云牽虎神鎖我至殿
悉數罪犯且罰我死府君憐我有未完事免死諭以
鐵鎚鎚我之舌以木拶拶我之手釋歸視其舌有血
孔手指皆青腫

康熙十三年九月十三日夜半有賊入寢宮盜被褥
等物束一大包踰牆走巷有張行達者居恒閉門獨

卷之八
處戒于外事是夜忽心意不寧殊自詫起出後門遇
賊詰之曰將質物未及就城門已閉言未悉夜緝者
至執之即輸狀且曰踰牆時方就暮旋迴數四不能
出巷遂見執

三十年大旱州守陳公具疏禱城隍不應禱玉皇不
應乃卜六月十一日詣府君禱是夕微雲漸布沈陰
二日則甘霖大降至十五日乃止公為祈雨記異文
識之

五十二年五月初十日生員路均前妻遺女年十二
忽中蠱昏惑且死且甦均計莫救於閏五月十二日

控之府君夜半均院內忽狂風大起病女戰栗忽躍
然曰我生還矣詢之曰適見一官長錦衣白馬若有
責罰叱送我歸其女自此愈

五十六年三月韓法兒婦李氏為邪擾法控禱未歸
邪忽大怖呼遁去及秋李復病法復禱邪永不復至
五十七年六月十七日生員李麟趾子正色於城東
北朱台莊見童子溺水將死呼人急救得活逾數日
狂蠱若鬼附為祟七月十五日忽踣呼昏惑夜半解
曰府君為祟亂我者且究審次早云神有田姓者至
促審易衣寢久之寤云初候於康公祠三柳府君陞

座王服班吏二正色進稱民府君曰爾且入泮矣稱
生忽大怒呼爲崇正色者擲籤笞四十曰爾久作惡
復蠱若乎正色請其名府君曰王金科也請其居曰
無問其居復諭正色曰卽赴試無怠正色曰若爲崇
生焉得試入場若從之不尤害乎府君曰旣懲之無
犯場中皆有神彼焉敢入審罷田姓神仍送我還十
八日午後復昏惑旣解云王金科復訟我於府君府
君召對鞫金科曰前日神威震怒金科膽裂無敢訴
金科死於河遊魂無所幾得代正色格之冤構莫釋
也正色乃訴朱台莊救童子溺死府君曰爾作惡欲

免遊魂乎且禁爾無得遊卽傳本境土地敕嚴繫無
縱若犯土地並罪正色遂愈二十一日赴郡試逾月
入泮

五十八年三月十三日營兵王尙武妻鄭氏爲羣邪
擾尙武居高祿邨邨民俱惶恐不寧尙武於月之望
訴焉又於四月朔望並禱禱之夕有傭工二人宿於
廟見府君陞殿神威凜肅而尙武父亦如夢且見力
士四人入室捕羣妖鄭遂愈而邨以寧

六月二十日閻子溶兒婦駢氏忽中病且死旣夜溶
奔禱府君次早溶女寐忽驚大詫曰有牽虎者至若

鎖械罪人狀駢遂生

宣統元年三月三日
南陵徐了昌啟

